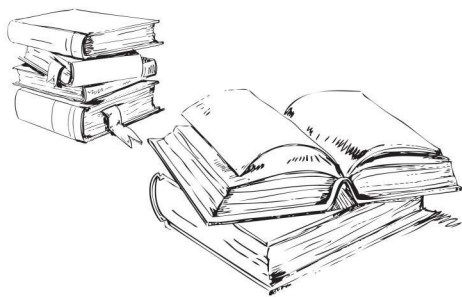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森生 著
夏春锦 主编
梧桐阅社 编

梧桐乡是凤凰家



華文出版社

梧桐鄉是鳳凰家

豐一吟題



丰一吟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

本书编委会

主任：李新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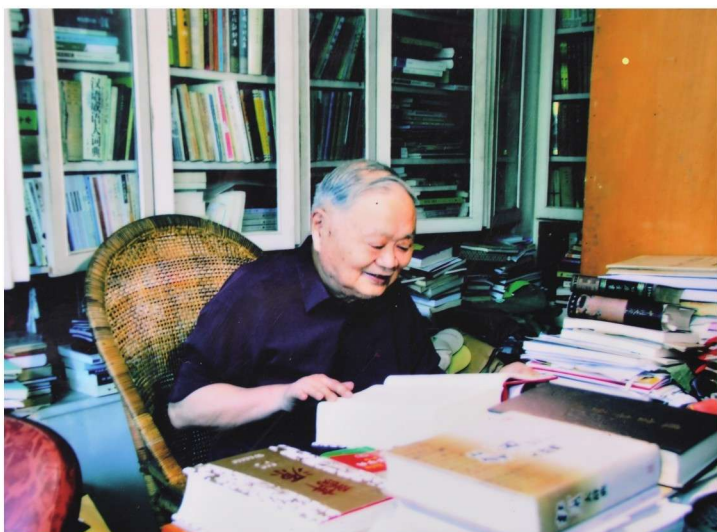
委员：李少毅 吴赟娇 褚万根 邓 雷

李国东 顾守菊 周新强 范利学

主编：夏春锦

副主编：余 兮 张天杰 闻海鹰

审 校：郁震宏



张森生

张森生（1932—2017），浙江桐乡人。桐乡市教师进修学校退休，曾任桐乡县政协常委兼文化新闻委员会主任，桐乡县文联副主席。先后被评为嘉兴市十大藏书家、桐乡撤县建市 20 周年十大杰出贡献人物、桐乡市文化发展突出贡献人物等。参与编纂 1996 年版《桐乡县志》（副主编）、《桐乡文史资料》等，著有《梧桐树下的辉煌》《达叟严辰》《说唐诗·山水胜迹》，编有《桐乡历代诗钞》。

引言：“伊格个人就是喜欢书”

“伊格个人就是喜欢书”，这是一句桐乡土白，意思是“他这个人就是喜欢书”。这句话出自张森生先生的遗孀张惟楣老人之口，而她所说道的人，正是与自己携手走过六十五年的老伴。对于一个厮守了一个甲子的人，要说知根知底那是肯定的，无疑，这是一句张先生身边最亲的人说的大白话，也是大实话。

张森生先生于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辞世，至今已两年有馀。两年来，人们没有忘记他，时常会想起他，谈论他，特别是他那高大的身躯，圆圆的头，憨憨的笑，常常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张先生在桐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，他一生从事基层教育，为人师表，桃李芬芳。像他这样的老教师其实很多，但能够像他那样一生嗜书如命，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教师，那就凤毛麟角了。学者钱理群曾批评说：“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，就是大家都不读书，老师不读书，学生也不读书。”显然，张先生是个例外，他不仅酷爱藏书读书，还以身作则，影响着身边的人，还将一生的心血无偿捐献给了公家，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。

张先生喜欢书、爱读书可谓闻名遐迩，说起他，那就是爱书人、读书人的代表。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活跃的文艺青年，并开始有意识地藏书，到了“文革”爆发，迫于当时的形势，老母亲叫一个亲戚把放在家中的书都一担担地挑去卖掉了。这令张先生痛心不已。从此，他倍加珍惜自己的藏书，乐于把书借给学生，但有严格的要求，书不能弄皱弄脏，不能折页，也不能用手指沾了口水翻书，寒冬腊月也要双手捧着书阅读。步入老年后，他爱书的热情不减反增，会时常约上二三老友前往嘉兴、杭州、上海等地淘书，就这样，一捆捆一包包的书，不辞辛苦，肩挑背扛着回家，真是如获至宝。

凡是到过宠辱不惊斋的人都会惊叹于其藏书之富，我曾与人说，张先生家除了厨房和卫生间，无处不是书。其实张先生的藏书数量不是最多，而是房子相对较小，于是一个早年受过他恩惠的学生得知后，专门在他家楼上购买了一个套房供他放书和起居。这样温馨的故事，我们已经久违了，每每听人说起，心中都会暖意融融。

张先生为人所称赞的还有他对桐乡地方文史的痴迷与付出。这从他的藏书中最能看得出来，他早年热衷纯文学，晚年则醉心于地方文献，广为搜罗，数量颇为可观。我们是将他视为桐乡地方文史的活字典的，有疑问就向他请教，找不到书就向他借阅，编写了著作就请他审校。他也将关心和研究地方文史的人视为同道，有求必应。审校工作虽然占用了他的大量时间和

精力，他却乐于为大家服务，甘于为别人做嫁衣裳。

读书藏书之余，老人为桐乡留下了《梧桐树下的辉煌》《桐乡历代诗钞》《达叟严辰》以及现在由我们为他整理出的这部《梧桐乡是凤凰家》等。这些著述，“把家乡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”“力图让家乡在祖国灿烂文化中留下一些印痕”，并“寻觅这种历史文化的当代意义”（钟桂松《〈梧桐树下的辉煌〉序》）。可以说，他是较早以现代眼光全面地审视和考证桐乡地方文史的代表性学者。

我曾在《梧桐影》总第二期的《编后记》中写道：“读书老人是前辈，是读书这种生活方式的先行者、践行者和受益者，他们无疑是一个社会、一座城市中的精神贵族和人格高地，他们的道德文章历经岁月的历练和书香的洗礼，衡量着一个社会和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度。”今天我们纪念张森生先生，就是推崇他那样一种书式的生活方式，崇文爱书，甘为人梯，化私为公，宠辱不惊地过一生。

夏春锦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

于桐乡市图书馆

（此文原系《梧桐影》总第十三期“张森生纪念专辑”卷首语，经修改后作为本书引言。）

001 / 引言：“伊格个人就是喜欢书”（夏春锦）

第一辑

003 / 略谈几位历史人物史料的考证

010 / 普慈寺可能建于唐朝咸通四年

012 / 宋刊《妙法莲华经》的发现与影印

015 / 明代桐乡县城建于哪年？

017 / 《石灰吟》的作者是谁？

020 / 《石门镇彰宪亭碑记》辨证（外一篇）

025 / 臆测“夏尚书”

027 / 复社与桐乡

031 / 《吴之振与〈宋诗钞〉》一文的失误

033 / 桐乡的僧诗

046 / 清代的桐乡县育婴堂

051 / 一首写乌镇香市的清诗

053 / 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方言注释

第二辑

- 059 / 赵汝愚精忠贯日月
- 063 / 莫氏五子登科是史实
- 069 / 钱勰不受高丽馈赠
- 073 / 宋代书法家王昇寓居乌镇考
- 076 / 明代诗人贝琼
- 081 / 宽厚待人的王济
- 084 / 洁己爱民的李乐
- 088 / 清正廉洁的蔡时鼎
- 091 / 明末清初学者周拱辰
- 097 / 张履祥的嘉言懿行
- 109 / 张履祥与颜鼎受
- 114 / 吕留良的叔祖廉吏吕炯
- 118 / 吕留良与孙爽
- 123 / 吕留良与吴之振的义举
- 128 / 吕留良对《宋诗钞》的贡献
- 132 / 吴之振“应童子试”年代考
- 135 / 吴之振三次赴京及在京交游
- 145 / 吴之振与曹寅的交往
- 147 / 吴之振与汪琬
- 151 / 《戏题种菜诗八绝》的作者及其他

- 155 / 鲍廷博的诗作
161 / 藏书家鲍廷博定居乌镇三十一年
168 / 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騫的交往
171 / 清初浙派词人“汪氏三子”
174 / 浙派词人朱芳蔼
177 / 清代诗人劳之辨
180 / 俞氏父子三翰林
184 / 吴克谐游幕一生
191 / 政绩清如梅花的沈启震
194 / 廉洁惠民的沈炳垣

第三辑

- 199 / 严辰的海外墨缘
204 / 劳乃宣致力于汉字改革的成就
207 / 徐蕴华与秋瑾
210 / 为陆费逵拂去流言蜚语
215 / 对茅盾文学创作的公正评价
219 / 丰子恺与《子午山纪游册》
221 / 丰先生“喜爱”《金缕曲》
224 / 丰子恺逸事二则
227 / 钱君匋青少年时代的勤奋学习
230 / 怀念朱培生老师

233 / 哲人其萎

第四辑

239 / 咬文嚼字三则

243 / 程千帆先生的一封复信

245 / 从书价的变化谈起

248 / 买旧书的乐趣

252 / 买特价书的收获

256 / 我参与过的刊物

260 / 序与跋

277 / 嘉兴地区青年老师夏令营回忆

280 / 我曾两次被当作有问题的边缘人

附 录

291 / 《梧桐树下的辉煌》序（钟桂松）

295 / 无欲乃积寿，有福方读书（采访整理：闻海鹰）

303 / 伊格个人就是喜欢书（张惟楣口述 张晓梅补述 朱炳有整理）

310 / 神交古人的书痴（张天杰）

318 / 张森生先生藏书捐赠前后（朱莉韵）

325 / 编后记（夏春锦）

第一辑

略谈几位历史人物史料的考证

在撰写历史人物的小传或文史随笔时，对有些史实要仔细加以考证，所写的事必须所言有根据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也不能听信一些传说。



明代嘉靖二年（1523）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的崇德人张文宪（字廷鉴，号彘山先生），光绪《石门县志》有他的小传，说他“服官四十馀年”“卒年八十七”“子汝贤，进士”。《嘉兴历代人物考略》（傅迥勒编著，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版）也说他“卒年八十七”，但说他是“张汝正父”。

两书都不载他的生卒年代。于是我从购得的“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”中张文宪的《彘山先生遗稿》一书中阅读有关文章，打算查证一些史实。在该书的卷首，读到“赐进士第奉直大夫知湖广郴州事侄张汝贤”写的《序》，文中称彘山先生为“伯”。

书末有“江西南康府同知不孝男汝正”写的《后序》，这就证明《石门县志》他的传记中说“子汝贤”是错的。张汝贤是张文宪的侄子。张文宪的确是“张汝正父”。

再读该书所附的《工部尚书旻山张公暨配随氏陈氏合葬墓志铭》，找到中间有一句：“庚申，年七旬，引例乞休。”“庚申”是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那年张文宪七十岁，上疏引用惯例，要求退休（但皇上“不允”）。这样倒数七十年，张文宪是弘治四年（1491）生。接着说他辛酉（即嘉靖四十年）“致仕”，说他任职“几四十年”。说明《石门县志》中说“服官四十餘年”，是多算了几年。（嘉靖二年中进士，到四十年退休，任职三十九年。）

文宪之子汝正在《后序》中说张文宪逝于“隆庆丁卯”（元年，即1567）。这样，张文宪生卒年是一四九一至一五六七年，享年七十七岁，而不是八十七岁。

接着读到了《旻山先生遗稿》中张文宪写的《七十引年疏》，即是文宪七十岁写给皇上要求退休的“疏”，其中明确写为“弘治四年三月初九日生”。证明上面计算的生卒年是对的，纠正了《石门县志》“卒年八十七”的说法。

二

有位作者在《光绪桐乡县志》卷十一“选举表”的“明贡

生表”“弘治”一栏中,发现一名千金乡人董序,“字大伦,丙辰贡,任广东琼山县教谕”。丙辰是弘治九年(1496)。这位作者在《于谦集》里读到一篇《送董序赴乡试序》,就断定于谦送的董序是千金乡人。于谦送的董序,是于谦夫人的侄子,因此推定于谦的夫人“董淑人是千金乡人”。

这完全是误会,两个董序是同姓同名,不是一个人。于谦夫人的侄子董序是仁和人,于谦送他参加浙江乡试的《序》的末了称自己“老耄”,当在景泰(1450~1457)年间,时于谦为五十三至五十九岁(天顺元年于谦六十岁论斩)。而千金乡的董序是在于谦逝世后近四十年的弘治九年(1496)才考上贡生,怎么可能在于谦生前去参加乡试考举人呢?

三

有位作者写的文章中,说《光绪桐乡县志》“疏漏之处多矣,比如,南宋曾任宰相的朱胜非”曾“定居于屠甸联星村的旗杆下”“《光绪桐乡县志》不载,而同期在编的《濮院志》却有详细记载”。

这是作者不了解历史上的地域分界变迁。濮院古代曾分嘉兴、秀水、桐乡三县,宋代朱胜非晚年居住在当时属于秀水县的“旗杆下”,所以他出版的文集定名为《秀水闲居录》。民国十六年(1927)夏辛铭编的《濮院志》,不仅有朱胜非的传,还

收有他的多名后代，包括举人朱鸣吉、武举人朱光国，但都注明嘉兴籍或秀水籍。《濮院志》说：旗杆下当时属长水乡，长水乡属嘉兴县（秀水后来并入嘉兴）。严辰的《光绪桐乡县志》没有编入秀水籍的朱胜非及其嘉兴籍的后代，并不是“疏漏”。桐乡曾出过一个“汪状元”，是桐乡籍诗人汪森之兄的玄孙，叫汪如洋，而他考取状元前，他祖父汪上埭已搬入秀水县城，汪如洋是以“秀水籍”参加会试的，所以严辰没有把汪如洋编入《光绪桐乡县志》。他在《凡例》中对此有说明。

四

上面提到的批评严辰的《光绪桐乡县志》“疏漏之处多矣”的作者，还批评严辰的《光绪桐乡县志》不记载夏原吉这位“夏尚书”。说“明代尚书夏原吉在我屠甸独叶里建有夏尚书故居，以后迁至梧桐镇夏家浜，其夏府就在县衙对面，（严辰）却视而不见。县志未有记载”。认为也是严辰的“疏漏”。

其实，从明代至今，除了这位作者外，从来没有一个人、没有一本史志提到夏原吉这位明代尚书曾在屠甸独叶里、桐乡夏家浜建造府第的事。这位作者说夏原吉在独叶村、夏家浜建尚书府，并没有举出一条书证。不知根据何书。据《明史·夏原吉传》，他是在北京、南京分别建有府第。还应指出：夏原吉逝于明宣德五年（1430），而桐乡县恰恰是宣德五年建立的，此